

病房叙事

查晶芳

午后，病房里的空气像蘸了水的海绵，沉甸甸，软塌塌，让人泛起浓稠的倦意。父亲半躺半靠，发出轻微而绵长的鼾声。

床头挂着的氧气瓶里咕嘟咕嘟冒着水泡。心电监护仪嘀嘀嗒嗒的响声中，红红绿绿的曲线微波荡漾般起伏着，跃动着，它们在孜孜不倦地破译着父亲苍老躯体里生命体征的谜题。一想到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，那些波浪线会在某一刻突然罢工，变成再无丁点起伏的僵硬直线，不由打了个寒噤……

隔壁的30床又不在。被褥凌乱地堆着，床单上放着张提示牌，其上蓝底白字：请去护士站拿药。30床和父亲同一天住院，年近七十，没成过家，无儿无女，住院是因为血压高。他躺不住，没事在病房里转来转去，口中嘀嘀咕咕：我这血压真怪，白天量正常得很，一到晚上就高得吓人，唉！大概是精力充沛，仅在病房打转消耗不了，他每天都要出去溜达一圈。吃过晚饭后，他还会雷打不动来上一句：“又活了一天！”那语气，似感叹，更似庆幸。现在这大中午的，不知他跑哪闲逛去了。

父亲的B超检查定在下午一点半。去护士站找人帮他取下心电监测仪，站里无人，遂去医生办公室。办公室只有一个男医生，他正指着桌上的一张单子，对面前站着的老人说话：“你家老奶奶这是脑梗，今晚很关键，如果熬过来，人能清醒，就问题不大，不然就……”说着就把单子递了过去。老人眼神直直地落在单子上，枯瘦的双手抖个不停，仿佛那张薄薄的纸有千斤重，压得他整个头连带着身子都勾了下去。半晌，他才缓缓直起腰，用手背抹了抹眼睛，蹒跚着离开了。我出来时，他还在我前面不远，踽踽独行的身影在长长的走廊里，显得格外单薄瘦小。墙顶的白炽灯亮得骇人，四周却显出一片暗沉沉的灰白。

病房里，父亲在抖抖索索地穿衣服。30床不知啥时回来了，正跟父亲有说有笑的，嗓门很大。“你们老干部退休的，高工资唉，还不快活？不过，我也享共产党福哦，五保户看病，不花钱！”说着胸脯一拍，手一挥，兴兴头头的样子。父亲也笑着点头，连连称是。

帮父亲整理好衣服、穿上鞋子，扶他上了轮椅。推着走到两座楼中间的过道时，冷风呼呼直吹，父亲缩着脖子说冷，嚷嚷着要回去拿帽子。我一看，他羽绒服不是有帽子嘛，连忙帮他套到头上。父亲直夸我聪明，叹自己全然忘了身上就有帽子。闻言，好笑又心酸。曾几何时，他还嗓声高，魁梧健壮；而今，气弱音低，老态龙钟。人到中年，我们和父母之间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已在不知不觉中互换过来了。那曾为我们撑起穹顶的高大身躯，被岁月的厉风一再吹刮，早已成了悬于生命枝头随时会凋落的枯叶。而我们，唯有用心照料，让那摇摇晃晃的叶子能留得久一些，再久一些。

做完B超回来，见原先空着的31床来人了。六十多岁，老婆女儿都陪着。也是个健谈的，主动跟我们打招呼，唤父亲老爷子，叫30床大哥。30床原就爱热闹，这会儿更来了劲，直不笼统地问他啥毛病。31床咋咋呼呼地说：“我就糖尿病，来调养下，没啥事，吊完水我晚上回家睡！”30床一脸羡慕道：“还是你们家住城里方便啊！”“我家其实在城郊。不过，我在城里还有两间门面房，是老房子拆迁分的。当时在住房和门面房之间，我毫不犹豫要了门面房，现在租金抵一个人工资没问题！嘿嘿，国家这拆迁政策真不赖，一点不亏待我们老百姓！”31床越说越兴奋，最后来了个大总结：“现在日子都好过了，我们都要好好保养身体啊！”一屋子的人都笑了。

入夜，父亲和30床都睡了，鼾声此起彼伏。我到走廊上踱步，耳边传来时断时续的呻吟和剧烈的咳嗽。那些声音被寂静的夜放大了数倍，似在冰凉的瓷砖墙面间撞来荡去，碎玻璃渣般刺耳。

窗外灯火灿灿，月明星耀。明天定是个晴日，值得期待。



丰收的笑容 孙可摄

捡蛋的乐趣

秦钦儿

远远地跟住这只芦花鸡，我蹑手蹑脚，生怕被它发现。这是一只狡猾的小母鸡，一边“咯咯哒”地叫唤，一边慢悠悠地踱着方步——它肥大的屁股里面夹着一只蛋，可它装出一副并不急着下的镇定样子，踱几步停下来，偏着脑袋四周观察一番，又慢悠悠地朝前踱几步，“咯咯哒”地叫个不停。我心想，哼，不怕你装，今天看你能忍耐还是我能忍耐，我非得找到你下蛋的窝不可。

我老家的房子依山而建，独门独院，前有稻场，后有竹园，场子大，散养了二百多只鸡。有七十多只鸡不会下蛋——一个鸡群里只能留一只公鸡做种，那些被阉过的小公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们，它们被阉割后与小母鸡们相安无事，也不会与那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打斗——它们丧失了打斗的兴趣。母鸡们经大公鸡“踩水”后，很快就会下蛋。一百三十多只母鸡中有半数在下蛋，另外一半要么还没开窠，要么已经生歇了气，到了不再产卵的更年期，因此我们每天能捡七十来只鸡蛋。

跟踪母鸡捡鸡蛋，这几乎成了我的一大任务——我乐意干这个活儿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我把书包往桌上一甩，扭头就去跟踪那些母鸡们，到处去找蛋、捡蛋。一般情况下，母鸡还是很护蛋的，当我要去它翅膀底下收蛋的时候，它会反抗，啄我，我总是要想办法与它斗智斗勇。毕竟拿人家手短，在它刚下完蛋后，我故意把米撒在离它较远的地方，等它去啄米的时候，我迅速抢走那只热乎乎的蛋，让它也知道一下吃人家嘴软的道理。

鸡养得多了，下蛋的地方自然不够用。鸡笼里总共就那么几个草窝，母鸡们下蛋得排队，有的鸡自己会想办法另外找窝，门口的稻草垛，屋后的柴禾垛，都可以做临时的窝嘛！不是每只母鸡都像那只芦花鸡一样挑剔，也没它能沉得住气，有的实在憋不住了，随便找个地方就下了，拉屎一样拉完了事。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。有一次我紧撵一只小黄母鸡，眼睁睁看着它飞到饭桌上，慌慌张张把蛋给下了，吧嗒一声，蛋从桌上滚到地上，摔了个稀烂。这让我很生气，就想上去给它一脚，蛋都碎了，你咋还好意思“咯咯哒、咯咯哒”地邀功？我把手里的一把米撒给了别的鸡群。

我很佩服这些小母鸡们，它们为了下蛋，可真会找隐蔽的地方。有时候，我跟到后山竹园的一个刺窟窿前，扒开丛生的荆棘，扒掉一堆腐叶，露出一窝白花花的蛋来，其中一只还暖和着。看样子，这个刺窟窿使用有一阵子了。一些奇奇怪怪的窝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，时间一久，那些蛋很容易坏掉，要么被田鼠、蛇之类的吃掉，要么孵化到一半，因为气温下降或者母鸡外出觅食而冻坏，反正别指望在没有人帮助下，它们能在野窝里孵出一群小鸡仔带回来。

也有胆大的，跑到我们的床头做窝。农村人的床铺底下垫着厚厚一层稻草，软和得很，一只小花母鸡不知怎么找到这里，在蚊帐的角落扒拉出一些稻草，趴出一个窝来。行吧，也省得我到处找了，它这样每天下一只，我每天捡走一只，相互都没意见。还有胆子更大的。有一次我到厨房灶间，拿起一个草把子，划根火柴点着，正准备塞进灶膛，摸到灶膛里有个毛毛的东西，突然一下蹿出来，把我吓一大跳。一只黑母鸡居然躲进灶膛里下蛋，它就不怕被当柴不给烧掉吗？

鸡里面也有傻的。自家的窝不下，跑到邻居家的鸡窝里下，我跟踪到邻居家门口，没好意思进去。我不能对邻居说，我家的鸡钻你家鸡窝里下蛋了，我得把那些鸡蛋拿回去。他们家的鸡也在下蛋，谁分得清谁是谁下的呢？那对不住了，等待这只越格的小母鸡的命运，就只能是晚上的一锅美味鸡汤了。居然还有一种母鸡，也不知道是傻呢还是坏，它刚下完蛋，转过头就把它啄了吃了，一下一下啄得津津有味，我拿木棍制止都来不及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难道它不知道这些蛋就是它将来的孩子吗？

鸡笼里总有些不速之客进出。那些可恨的老鼠，总喜欢盯着蛋，大白天也不例外。我有时候看有母鸡钻进鸡笼，就站在边上守蛋，要抢在老鼠之前下手。有一次，一只母鸡刚下完蛋，发出的不是“咯咯哒”的叫声，而是凄厉的惊叫，父亲举着火钳准备去夹那只偷蛋的老鼠，谁知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父亲从鸡笼里夹出了一条菜花蛇，蛇咬住了那只倒霉的偷蛋的老鼠。不知那只母鸡眼见一场大战后留下了心理阴影没有，它还敢去那个鸡窝下蛋吗？